责编：于 庚 电话：0351-8228873 邮箱：rmdbbfk@163.com 版式：石瑞强 人民代表报

惊堂木里学问多

■ 卜庆萍（山东）

在古代，衙门审案时，案台上都有一块长方形的硬木。使用时，县官或州官用手指夹住，轻轻举起，然后在空中稍停，再急落直下，重重拍于案上，随即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震慑公堂。这块弄出巨大响声、起到威慑犯人作用的硬木，古时称惊堂木。

惊堂木的正式名称叫“气拍”，也叫醒木、界方、抚尺。一块长方形的硬木，有角儿有棱儿，有“规矩”之意。惊堂木在公堂上拍出的惊心的响动，像一个威武者的大声呵斥，具有严肃法堂、壮官威、震慑受审者之作用。细说这惊堂木，其渊源久远呢。

《国语》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国别史，《国语》的第二十卷和第二十一卷，主要记述战国时期越国史事。《国语·越语》中记载：“惊堂木，长六寸，阔五寸，厚二寸又八。添堂威是也……”可见，惊堂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，各级衙门开庭时已开始使用。

其实在古代，根据使用人的不同地位和级别，惊堂木名称各异。皇帝使用的惊堂木称作“龙胆”，亦称“震山河”，意指皇帝一拍四海皆闻，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。皇后使用的称为“凤霞”，同是非常显贵的。丞相使用的称作“运筹”，亦称“佐朝纲”，意为辅佐、帮助朝廷安邦定国。将帅使用的称为“虎威”，亦称“惊虎胆”，用以震军威。只有普通官员手中的那个小木块才叫“惊堂木”，亦称“惊堂”。

惊堂木的重量也有规定，净重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。“二斤”代表南北两京，“十三两”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，“五钱四分”则代表五湖四海。按照这些寓意推断，惊堂木重量的规定，应在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以后，因为只有那时的行政区划，才符合惊堂木定规的这些寓意。

经历代制度的沿革与演变，惊堂木开始只是皇帝和官员才能使用，后来广泛流传到民间。上至“九五之尊”的皇帝，下至“三教九流”的艺人，皆可使用“惊堂木”这种物什。民间使用的“惊堂木”，根据不同行业，亦有不同的寓意名称。僧人使用的为“振垃”“戒规”“醒术”“驱邪”“含牌”，用以醒神。道士使用的叫“镇坛木”，兼有法器的作用。教书先生使用的称为“醒误”，亦称“呼尺”，用以维持课堂纪律。当铺所使用的称作“唤作”，药铺、医生使用的称作“慎沉”“审慎”，客栈柜房使用的叫作“镇静”。说书艺人所用的除了叫“醒木”，还被称为“过板石”“拎儿”，或叫“止语”。开讲前，艺人举起一拍，意在提醒听众，说书马上开篇了。

起初，惊堂木并无图案，为了用起来方便，将其顶面做成了弧形。到了唐太宗时期，从美观上考虑，有人开始在惊堂木上雕刻动物图案，有龙，有虎，有狮，不一而足。武则天永昌年间，朝廷把惊堂木图案规定为龙形，取龙乃皇权象征之意。宋代惊堂木图案为卧龙，龙、龙纹大都三爪或四爪，张牙舞爪。元代仍刻三爪或四爪龙形，只是嘴尖头大、颈细身肥。明代的龙形又略有变化，嘴凸头大，颈粗身肥，刻有五爪，且头上有角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又将惊堂木上的龙形加以修改，使之嘴缩身瘦，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蛇。惊堂木原本有形无图，随着朝代的变迁，逐渐将龙的寓意深含其中，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色彩。

惊堂木既为拍案之物，选料上当然极为讲究，多为质地坚硬、纹理细腻的高档红木，如檀木、酸枝、黄花梨、鸡翅木、黄杨木等，这样的木质敲击桌案时声音响亮。但也有用桑、枣、黑槐木制作惊堂木的，同样结实耐用，叩案起威。

惊堂木就这样一步步从历史中走过来，直到民国初年，庭审的法官使用的依然是惊堂木。2002年6月1日起，中国人民法院改用“法槌”，以另一种新的形式，清澈明晰地体现法律尊严，维护庭审秩序。

银霜降青瓦

■ 李诚（甘肃）

“霜降鸿声切，秋深客思迷。”又是霜降时节，家乡的青瓦房落满白霜，放眼望去一片银白。

霜降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，也是秋天里的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进入这个时令的天气，气温骤降，昼夜温差大，天气渐冷，寒霜冷露，意味着冬天临近。

山明水净夜来霜。清晨，白露深藏不露，却毫无忌惮地将深秋拉进帷幕。你看，山林和房屋因秋霜披上了一层轻俏的白纱，染成了银白色。那庄重的房屋，每片瓦霜上的深沉和含蓄，都变得成熟优雅、洁净美丽，静静地不言不语，如诗如画。

空里流霜不觉飞。青瓦覆霜，是千年不改的美景。听母亲说，青瓦被风吹日晒、雨淋霜打，年代久远的，还具有药用价值。瓦片破碎之后犹如雀脑者，煎煮后，饮之消渴，可治疗胃反而吐食等疾病。它含有微量硫磺元素，经过火烤，散发出的气味还具有杀菌、平衡甲醛等功能。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、药物的更迭，这些古方大都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。

空气中漾着阵阵寒意，屋顶瓦片落下的白霜，让人感怀。一角的炊烟是那样执着地升起，袅袅的、直直的，映衬着苍茫的长空，一会儿随风折弯，缓慢散开，漫上天空。突然，一束阳光翻过屋顶，逆着光瞧，闪烁的瓦霜星罗棋布，照耀着金色的光芒，漫言着家乡人悠闲和幸福的日子。

家乡过去的土坯青瓦房，随着乡村振兴发展，拆除老屋建新居，巍巍哉。新建青瓦房，墙面是钢筋混凝土，房梁是大楸树木，椽子是结实的松木，房顶是洁净的青瓦，时而有松香和麦草的清香味道……

行走在家乡的乡间小道，屋顶瓦片上，一朵朵银霜傲然挺立，直对苍穹，坚硬结实。在这个时节，瓦片上的白霜犹如一朵细小的白花，每处屋顶小花朵争相开放。

微微雾霭中，太阳出来了，青瓦披着银霜，露珠渐渐收拢。不一会儿，阳光四射，眼前挂着一串串红红的辣椒，犹如一朵朵红花，把家乡人的日子渲染得愈加火红……

不遇

■ 吴静（安徽）

读书，读到一段旧事——那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，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某天冬夜，天降大雪。王子猷在屋外赏雪，喝酒吟诗，忽而想起远方的朋友戴安道。彼时，他在山阴（今绍兴），戴安道在剡县（今嵊州）。遂披蓑泛舟，茫茫风雪中，王子猷夜行二百里，等到了戴家门口，却转身折回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

魏晋多名士，名士有风骨。没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凶险惨烈，也不似贾宝玉行走白茫茫雪地那般孤寂凄凉，孤傲不羁的王徽之，因率性放浪，多了几分可爱纯真。

想念，未必非要看见。红尘之中，能有一个和自己灵魂相似的人，让自己起兴去找寻，已足够幸运。“不因兴尽回船去，哪得山阴一段奇。”雪夜访戴，洒脱之意直透千年。试想，若是那个风雪之夜，王子猷一脚踏进戴安道的家中，那会是怎样的一幕呢？“若使过门相见了，千年风致一时休。”朱子仪一语道破了天机。

古时，交通与通信都不便，想要造访某个人，无法告知或预约，访人不遇，是再常见不过的事。有诗可证，孟浩然的“行至菊花潭，村西日已斜。主人登高去，鸡犬空在家”；李白亦诗云：“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雨浓。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。野竹分青霭，飞泉挂碧峰。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。”

不遇，多少有些失望，乘兴而来，正欲抽身返回，可一抬头，春在枝头已十分，主人有满园果树，在光影里，花团锦簇，春意阑珊。

读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，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”。仿佛一幅画，浮现在脑海里：院子不大，但花香四溢，花影迷离，老友不在，也并不恼，索性坐在花下，平心静气，看满眼绿肥红瘦的情景。夕阳栖在云际，飞鸟归巢，晚照穿巷而来，安闲中充满禅意，真真是不遇胜有遇。

这世间景致，不计其数，静对一朵花，独酌一杯茶，守一卷诗书，所有这一切风雅美好的际遇，其实都是与另一个自己厮守。

“于千万人之中，遇见你所遇到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。”张爱玲笔下的不期而遇，是一种幸福；而不遇，更为人生常态。

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”，这相遇不曾约定；“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”，这遇见不知归期。渡人易，渡己难，隔山隔水，朝夕不明。幽幽红尘，不必问，不必答，曲终人散，各自离开，你仍是澄澈的光芒，生生世世，照亮生命，浑臭无比。

忆起那年盛夏，去嵊泗岛，为了看日出，一行人半夜起来，徒步十五里，伫立于海边，苦苦等待朝阳喷薄而出，后因天气转阴，终未遇。返回途中，却偶遇一场细雨，惊喜无比，失落疲惫皆遁去，遂感足下生风，阵阵凉意，沁人心脾。

不遇，是禅意幽幽；不遇，是心灵呼应。取舍随心，来去随喜，留白处，余韵不绝，情意绵延。

不遇，也是一种相遇；不遇，实则比遇见更美丽。

秋思落在十月的鬓角

■ 李小鹏（湖南）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比起春天万物复苏时的欣欣向荣，我更偏爱秋日金风送爽时的天高云淡。此时，叶落花谢、大雁南飞，一些思绪便随着橙黄橘绿一起成熟，十月的鬓角飘出丹桂的清香。

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在万里晴空下，一只白鹤扇动双翼，排云而上，那非凡的气势震撼到了刘禹锡，也让后世的秋天多了一份高昂的气概。其实秋天本没有专属的颜色，无论是稻谷的金黄、落叶的棕褐，抑或芦苇的雪白、秋水的湛蓝，都是秋天的一部分。

但它并不会决定人的心境与情感变化，哪怕是活力四射的春天，也有一大批的诗人在伤春，同样，在风急天高猿啸哀的秋天，也有和刘禹锡一样的诗人在纸上勾绘出展翅的白鹤。悲秋、喜秋，尽在人的一念之间。

秋天像一个闹钟。当道路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落叶，人走在上面，踩出清脆的声响。那是旺盛的生命力归于枯萎后发出的提醒，告诉行路的人：时间从不等待。它按照亘古不变的速度，一步步地从春天走到秋天，不管世间如何沧桑变化，自顾自地把嫩叶变成枯藤，把青丝变成白发。所以当走路的人还缠绵在春夏的繁花烂漫中，沉醉不知归处时，秋天用落叶的声带发出清脆的闹铃声，警醒人们，每一寸光阴都必须烙印上脚印，每一枚脚印都必须踩在大地上，踩出足够的深度。

最近，读到曾子的名言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我突然想到，曾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不是正是秋天？云淡风轻的时候，世界悬浮在浩瀚的沉静里，心境安宁得如同一片白鹤的羽毛，最是适合反思。反思来时路上是否有蹉跎，反思如今的理想与目标是否和曾经共有着同一片星空与地平线，反思自己的年轮在一年年的春秋嬗变中，有没有圈绕出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……从而决定哪片土地上的作物要全部收割，换上新的作物，期待明年不一样的风景；决定哪片土地上的作物继续留存，期待明年更盛大的丰收。

如此以往，秋天就成了一张素雅的画布，我们手执调色板，自行决定秋天的颜色搭配。要有蓝色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在繁忙的生活里静静远望，安享秋天的片刻温存，给狭窄的生活一份旷远、辽阔的想象；要有黄色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用丰收的喜悦为盛夏时的“力尽不知”热画上心满意足的句号，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被辜负；要有绿色，“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，纵使秋风无奈何”，纵然天气转冷，萧瑟与凋敝的字眼在人间浮沉，也要保持自身的青葱与坚韧，用睥睨的姿态俯瞰冰冷的秋风；要有红色，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当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时候，也不丢失自己的绚烂与热烈，即使平静无风，也如同在如火如荼地燃烧。

而我们为秋天涂抹的所有颜色，都将更加鲜艳、生动、润泽地浸染着来年的春天。我们在秋天埋下的巧妙的设计、精心的规划和动人的遐想，也都将在春天吹响号角时，从枝头上一簇簇地萌出，吐露翠意。

探 亲

■ 王阿丽（江苏）

1979年暑假的最后一天，清晨，满天繁星还未散去，太阳还没升起。这天，我们全家人起了个早，高高兴兴送大哥赴南京求学。

我的老家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东台时堰，这里水网密布，河道纵横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村里出行主要还是靠挂桨船。所谓挂桨船，就是“挂”上了螺旋桨、有了机械动力的水泥船，但船体仍很简陋，中间搭个棚子就是船舱，里面用水泥砌成台子，铺上被子就算是床。

当时到南京无法直达，需要搭乘近两个小时的挂桨船到溱潼，然后再转乘汽车。一艘挂桨船只能容纳12人左右，等人都上齐了，船家发动机器，“突突突”的轰鸣声响彻河面，浓烟滚滚。

“开船啦！”船家吆喝一声，挂桨船劈波斩浪，卷起雪白的水花。这样的送别持续了七八年，直至今日，一叶小船远去、父母岸边相送的画面仍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

1986年，我们镇上开通了往南京的直达车。早上6点出发，中途在江都停车，下午3点能到南京。虽然时间稍长，但这已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旅途劳顿。“这下孩子们出行方便了！”我爸爸心里乐啊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趟班车是我们去南京、我大哥二哥假期回家探亲的首选。后来，随着新的公路不断建成，乘车时间渐渐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。

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。2004年7月1日上午10时12分，南通开往淮安的5188次列车驶入东台站。从此，东台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。2005年，东台铁路客运与全国联网，东台与南京之间乘车只需两个半小时。以前，哥哥们只能选择寒暑假探亲，现在周末探亲已是家常便饭。周六上午，哥哥坐上列车，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我们就赶紧张罗着买菜做饭，欢欢喜喜盼着团聚。

“记得当初第一次送你大哥上南京，坐船去泰州中转，途中遭遇大雨，船舱是露天的，我们穿着短袖，打着伞，冻得直哆嗦。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当天往返南京不成问题，你们只要常回家看看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！”爸爸感慨道。

更高速的时代飞驰而来。2020年11月27日上午8时53分，一列由南通站开往盐城站的“复兴号”动车组通车试运行，随着盐通高铁的建设，东台人坐上高铁出行指日可待；2020年12月30日，盐通高铁正式通车，东台昂首迈入高铁时代。

如今，每日有数趟列车发出，城际列车直达，也可以途经海安转高铁中转到达。对哥哥们来说，探亲回家变得和同城出行一样方便，一日之内，早出晚归成了他们节假日探亲的日常。

从“挂桨船”到“复兴号”，从前一番舟车劳顿才能抵达的“天涯”，如今仿佛近在“咫尺”。时空在发展中“穿越”，距离在速度中缩短。

寻梦桃花源

■ 江辰宇（重庆）

“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，一个在你心中，一个在重庆酉阳。”这句话赋予了每个去探秘桃花源的人无尽遐想。我虽非名士，却有着一颗跨越千古回归自然的心，抱着对那“芳草鲜美、落英缤纷”之美景的向往。

“游人不闻桃花来，只是借道谢陶翁。”寻梦桃花源便似一场穿越千年的梦，这场梦是从太古洞开始的。从一处牌坊右侧通过，流水潺潺，向前行进几分钟便抵达太古洞。据悉，太古洞又称“桃源秘径”，是咸阳儒生家躲避搜捕的最后藏身之地，约3公里长，迄今已有3亿多年的历史。洞内土地平旷、阡陌纵横、良田美池、村落点布，有松峰耸翠、石室藏书、飞泉洒玉等“桃源八景”，自古“蛮不出洞、汉不入境”，令多少文人墨客神往不已。

不对比游览步道就无法感受太古洞的巨大，八十多米的洞高让人感受到了行走地心的震撼。抬眼是险峻无比的峡谷，俯身是幽深的地下河，穿行在曲折的廊道上，一步一景，身旁钟乳挺拔，石笋丛生，石幔高挂，石柱巍峨，石帘低垂，石瀑飞流……洞体规模之巨大，可谓集洞穴岩溶景观之大成。经过灯饰点缀的溶洞，光芒四射，五彩缤纷，如梦似幻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空间。岩石被流水打磨光滑，枝条从岩缝间悄然垂落，无不诉说着千百年来它看过的无数个寻梦的心。

从幽暗密闭的洞中走出，满眼的青绿霎时间让人豁然开朗，沁人心脾的空气让人不禁要张开双臂，贪婪呼吸。近处古朴的瓦房在油绿的植物间若隐若现，桃花源仿佛深山中一颗蒙尘的明珠，轻柔的雾气缓缓荡漾在湖面，远处的高山巍峨耸立，宛若轻纱的白云无意间从山穴里悠然飘出。人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桃花源的小湖像一块偌大的碧玉，周围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靠在湖边的大树下乘凉，闭上眼睛，心中有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舒适。

转角处不经意瞥见那悠悠荡荡的乌篷船，不知它是否是晋时捕鱼人所舍下的那只？身处桃源，此刻想乘一只轻舟漫溯于碧波之上，斟一壶浊酒以慰风尘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枕水入梦。

“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”，木桥上的姑娘轻轻倚在栏杆上，心事仿佛都是潮湿的。俨然的屋舍中，双手长满老茧的男人心满意足地对视自己编好的鱼篓，倚在窗畔的妇女等待打鱼的丈夫满载而归，裹着头巾的男人悠然地抽着旱烟，仿佛走进了书中那“黄发垂髫、怡然自得”的场景，千年前的画面徐徐呈现于眼前。

大酉洞底部有一终年不枯的泉眼，崖壁上若干小溶洞中，亦有泉水飞泻，桃花溪汇泉而成，溪水穿大酉洞注入酉阳河。据说从地理、路线、景物、历史、距离、环境等六个方面证明，大酉洞与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原型相似。

走着走着，不经意间便离开了如画般的桃源，行至酉州古城——这是一座只有一条街的古城，是一座展示土家族建筑、历史、民俗、文化的“博物馆”。走在古城南门斑驳的石板街，高大雄伟的城楼映入眼帘，一砖一瓦尽皆岁月雕刻的痕迹。街道两边明清风格的古旧城楼，翘角飞檐，旌旗飞扬，彳亍于古城之中，天色渐暗，红色的灯笼一个个亮了起来。深蓝色天空下，木构的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格外恢弘；在这里，看不见时代化繁琐的事物，有的只是繁华街市少有的小镇情韵。

从北门出来，这次的寻梦之旅也至尾声。可我不愿醒来，宁可沉醉于梦中，因为梦太美。回到宾馆，望着窗外的高楼林立，灯火通明，与白天所见的景色判若两个世界，远处隐隐约约的山的轮廓让我告诉自己，这里依旧是酉阳。
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初登临。一次寻梦之旅，亦是一次心灵的回归。桃花源也不仅仅于此，它更多地是一种希望，是一个寄托美好的载体。不知何时，会再相遇；也或许，我们永远都在相遇！

抖一抖身上的衣服，似乎还有着乌篷船上竹篾的味道；风从窗外掠过，仿佛还带着桃源人家的炊烟……

柴禾与庄稼

■ 赵同胜（河北）

庄稼在彼时农人的眼里就是日子，除了赖以果腹的粮食，再有就是柴禾。

老家在冀中平原，粮食作物以小麦、玉米为主，间或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。于是，柴禾的获得也就有了较强的依附性，就地取材成为农人最便捷的选择。

麦秸也是能当作柴禾的，尽管它时常被人抱怨不禁烧，但架不住量大，使得供给也就多了几分底气。农历五月初，干热的天气催着小麦成熟，农人忙不迭收割、碾压，籽粒归仓，余下的麦秸，大多会被垛在家中院落的一角。父亲舞着木杈，挑麦秸，堆麦秸，精心码放。待稍高些，父亲双手将我举到垛上，让我在上边可劲撒欢蹦跳。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用意，以为是父亲哄我开心。后来，我才明白，父亲那是让我把麦秸垛尽可能地压实，也好让麦秸垛大小适中。等麦秸全都上了垛，我像玩滑梯一样从上面出溜下来，父亲一把将我接住。我仰头看着那小山似的麦秸垛，不由有些后怕。此时，父亲挥锨铲土，两臂一用力，土便飞到了麦秸垛顶部，不一会，麦秸垛便戴上了一顶“帽子”。父亲说这样做是为了防雨，免得长年累月被雨水侵袭，麦秸发霉变烂，就更烧不出火焰了。

相比于麦秸，玉米的附属物为柴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
玉米，在老家被唤作棒子。在一年两季的粮食作物中，棒子虽属粗粮，但产量比小麦要高。相应地，形成的柴禾也多了质的规定性。最主要的当然是棒秸。掰掉棒子，收割下来的棒子秸，打成一搂多粗捆儿，一一挨靠在院墙上。据说，靠墙放也是为了防雨。记忆中，大秋过后，我家的院墙被棒子秸围得水泄不通，像是扎上了一圈篱笆，颇具农家风情。父亲指着那些棒子秸得意地说，柴禾谁当家，当然指望它。足见，在父亲看来，棒子秸是柴禾中最可信赖的主打。

棒子还有两样东西能变成柴禾，一种是茬子，另一种是棒子核。

收棒子，一般用镰削，地底下的茬子暂时被弃在地里。刨茬子，是秋收接近尾声的活计。父亲扛上大镐，脚步铿锵有力。我尾随于后，肩上扛着两齿的小镐，脚下倒腾着碎步，跑得气喘吁吁。父亲不时回头瞅我笑笑，却并不停下脚步。也许是父亲觉得，这是对我最好的历练，也好让我长大了有个好体格，扛起这个家。

地里的茬子横平竖直，像列队在迎候我们。父亲立在地头，往手心吐口唾沫，两手使劲搓几下，一前一后攥住镐柄，手起镐落，锋利的镐刃吃进土里，父亲一用力，顺势往上一带，挂着泥土的茬子便歪倒在那里。我的任务是，用二齿镐捣茬子，把根须里夹裹着的泥土清理出来，这样，茬子晒干后就可以当柴禾烧了。捣茬子这活儿看着轻省，但我毕竟还小，开始几个，我捣得饶有兴趣，轻松洒脱。可不过一袋烟的工夫，我的胳膊就酸得不行了，一脸苦相地赖在那里，再也不想动了。父亲并不理会，依然延续着之前的节奏，看上去好像一点也不累。父亲说，干活不能使蛮力，悠着劲，才有长性。我站起身，按着父亲说的尝试着去做，果然有效，茬子在我面前好像也听话了许多。

待农闲后，天渐冷，棒子也失了水气，一家人便开始搓棒子。得到籽粒当然是最要紧的，却不是唯一的收获，棒子核也同样招人待见，那可是上好的柴禾。母亲把棒子核收拢在柴房里，下令不准随意动用。在母亲眼里，棒子核有其专属用途。

棉花秸是柴禾里比较耐烧的，似树枝一般的秸秆，密度相对较大，按村里人的话说“实着”。

棉花被收摘以后，天气慢慢变凉，戳在地里的棉花秸叶落枝枯。父亲拿着一个木制的夹子来到棉花地里，站在地头瞄一眼，深呼一口气，猫下腰，左手攥住棉花秸的“腰”，右手用夹子夹住棉花秸的“小腿”，向上一合力，棉花秸被连根拔起。如此反复，一棵又一棵。父亲偶尔直起腰抬下头，我看到父亲额头上渗出的汗珠，被太阳光照得亮晶晶的。我也想学着父亲的样子，试着拔一下，结果，我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手被勒得生疼，可那棵棉花秸依然纹丝不动。父亲笑笑，说我劲儿还没长全哩，等再大些就行了。

可当我真的长大了，却离了家园，再没机会触碰柴禾了。

（主管）主办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出版：人民代表报社 地址：太原市迎泽大街319号 邮编：030073 逢星期二、四、六出版 排版：本报照排中心 印刷：山西太报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1400004000054 订阅：全国各地邮局（所） 每期定价：1.60元 全年定价：249.60元